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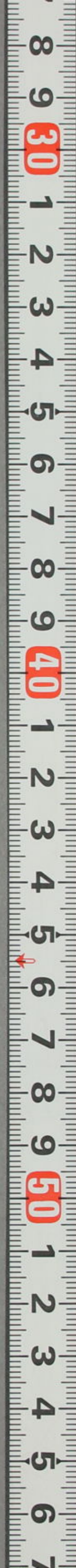
日知錄

十三經考義

詩

三

□ 12
3088
3



口 12
30x8
卷 3

6.3.27

藏島
書田

十三經考義卷之三

詩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

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詩譜小雅十六篇大雅

雅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

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

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

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釋文曰

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

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豳王之變小雅從

詩

東吳顧炎武述

十三經考義 卷之三
民勞一至柔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一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正義曰宣者雖亦播於樂或不常用○今按以變雅而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今按以變雅而師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太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辯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風之目者非大昌字泰之孝宗時人著詩論一十七篇
朱子當日義卷之三或未見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據周禮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為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目然禮記王制言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即謂自邶至曹十一國為風無害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

十一經考義 卷之三

也。使其詩尚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漆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為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為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弘謂商臣弑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舊唐書高宗諸子傳。○黃氏曰。鈔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惟二南。而列國之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之所

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為之諱。而指為雅音。失之矣。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為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畧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飲。枉駕惠前綬。蓋亦邛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助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牽。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為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為人。陳隋不得為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

何彼穠矣

山堂考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洪氏容齋五筆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十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為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為平正之王。齊為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毛氏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筭之矣。

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孫。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師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為燕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而鼓鐘之卒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箭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

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嫪葛之戰，幾無以令於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強大之齊，尋盟府之鑿言，繼昏媾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興周道於東方之義乎。春秋襄十五年書到

夏逆王后于齊，亦此意。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為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故碩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

不極其形容，而野麇之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為妃主碑文，亦多有譽其姿色者。洪氏隸釋載郭輔碑云：有魏問人，作已如此。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為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昏媾王道之大，下嫁於齊，甥舅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之本也。詩之得附於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謠刺，皆屬之王風矣。况二南之與民風，其來自別。宣王之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詩之舊附於南，而夫子不刪，要亦不異乎嚮者之說也。

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邶鄘衛

邶鄘衛

邶鄘衛

邶鄘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采詩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以封紂子武庚弟康叔。號曰孟

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監以殷民。謂之邶。紂子武庚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

詩相與邶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邶。某篇為鄘。同風。

某篇為衛。分而為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

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公。觀小雅六笙詩。毛

於漢儒也。○新序黍離。衛宣公之子壽。閱其兄而作。

攷之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

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之言。

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為邶之首篇。乃

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

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意者西周之時。故有

邶鄘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太師之職。猶不敢廢

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若據漢書言遷邶鄘之

邶。已無邶。邶鄘之亡久矣。故太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

人之作。槍左傳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

為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末亡之日乎。曰。誰將西。是。鎬

氏以為當夷王厲王之時。蘇氏以槍詩皆為鄭作。非也。

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之為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百里之間而立此三監，又并武庚而為一監，皆非也。宋陳傅良止齋集答黃文叔書以為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縣地廣，不得為邶鄘衛也。而謂周公矣。其後詩曰：邶風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蘇詩言：邶曰諸姑伯姊，黎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為姪，泉水之詩，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為姪。

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為小君而能謙以下其衆妾，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也。

王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曰：詩云：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聖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喪大記曰：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又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朝齊于西

朝齊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輝注，以齊為虹，是

也。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其兩
也。蓋虹蜺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
襄王登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王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
邦，巡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
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亦周初太
馬永卿述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其采於列國者，則各
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
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
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

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為之說曰：列黍離於
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晉范甯春秋誤矣。

自幽王以上，太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
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
二南也。幽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
惟何彼穠矣為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
平王以後之詩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
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檇，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
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
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
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幽以頌，則

固未嘗亡也。詩云天子之日之夕矣。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不歸。如之何勿思也。詩云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列女傳夜居于外。則其友弔之矣。禮於文日夕為遄。說文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曾子問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

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耻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耻且格也。

鄭

自邶至曹。皆周初太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為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太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無楚吳諸國無詩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

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左氏昭公十二年傳岐陽之盟。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語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虢鄆皆為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自周南至幽。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幽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幽。此非太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為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飲幽詩。祈年於田祖。則飲幽雅。祭蜡則飲幽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

謂籥章之幽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飲筚篥也。賦。籥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一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鳴鴉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為周公而作。則皆附於幽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為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言私其縱

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縱。獻豨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為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

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無承筐是將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耻也。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閤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

囊而酬溫嶠。曾無媿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為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十罄無不宜

罄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吉蠲為饌。是用孝享。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偽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譎張為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

道之世人醇工麗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斷雕為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為本而嘉於商民士下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腓傳曰腓辟也箋曰腓當作此皆未是步乘相資短長相衛動如足之腓也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見司馬法隨車而行止相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卒

不隨車遇闕即補斯已異矣

古時管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

魏舒請敗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注游車補闕者大鹵之師

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左傳宜公十二年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為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為謀遠矣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

亦宜乎。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此亦無以自利。然於車戰之利。亦無益也。

變雅之令。而於世因之。所以變雅乎。采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為變雅乎。采芑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正義。正

曰。名生於不足。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如韓奕之

篇。尤一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固不待沔水之憂。祈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

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

爾。唐書原州平涼郡治平高。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

治平涼。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涇。計周人之禦獫狁。必在

大。中三年收復關隴。歸治平高。

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

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

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

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

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亦是平涼而非

晉陽也。漢武帝始開朔方郡。故秦但有隴西北地上郡。

不得言。若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

師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

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為周之太原乎。

司馬相如上林賦。布護閩澤。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

長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

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於穆王之

征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十七年以

黷武之兵。而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則是

昔日所內徙者。今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

三十三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

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

十年。料民於太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

六年。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後漢書西羌

傳。並用此。

十三經考義 卷之三 十

嚴尤以為周得中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

策蓋不攻之言自遷戎至此一百七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

西戎方強蓋宣王之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

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

之震壓弧之謠皆適會其時者也然則宣王之功計亦

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

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如毛公者豈非

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竹書紀年自共和以後多

則好事者為之爾

莠言自口

莠言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是也君

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

不及於小人諛浪之辭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

嫖慢宋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

之文字忘其穢論敘為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

喪之際原鬻妃辱之詠宣於待宴之餘郭舍於是搖頭

而舞八風祝飲連臂而歌萬歲闕知去人倫無君子而

國命隨之矣

臧孫紇見衛侯于郊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

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

之莠言也

王皇父

王皇父

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

左傳隱十一年。解縣西有地名向。在今濟源縣界。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

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

之已偏。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孥於虢

鄩。則其時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為

民望。則皇父實為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

東海王越。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謂之曰。荊州

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

足以為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不握粟出卜。謂之精不。依故妻自。世所。古人安

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錢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

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糶。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阜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

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

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左氏襄

公十年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

法盡矣。侯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貍。魏是以削。

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

年弱。尹氏之嫺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

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

宜兢兢自守者乎。

宜不醉反恥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韓非况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高之所以亡。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為讐人役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為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子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為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爾謀聽我。聽則又不獨王之慎諫矣。

夸毗

天之方濟。無為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善為進退。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

十三經精義

卷之三

十五

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疑抵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為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買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及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長慶集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宋史本傳觀

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為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夸毗之輩乎。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季年時。欲愛臣妾人人學。圖轉是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流言以對

彊禦多慙。即上章所云彊禦之臣也。其心多所慙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奮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

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
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郤宛之難。進胙者莫不
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讒言之起
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可不慎哉。其少也。慎哉。而

申伯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
孫女為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竹書紀年。宣王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宣王之末。申侯已叛。乃未幾。而為楚所病。成申

之詩作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

衰。而申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為楚縣矣。左傳。哀公十七年。言楚文

王。縣二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

師之告華亥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與女何有。

讀二詩者。豈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德輶如毛。

即輶車。輶。言易舉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

不足者。

乘韓城。

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

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

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魏書。地。形。志。范陽郡。

方城縣。有。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為梁門。今順天府

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
 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粱水出焉。是所謂奕奕
 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
 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為司空。王命以燕
 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為司空。掌
 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
 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為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
 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
 以為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大戴
 子之言。亦以此為不可曉。况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
 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陞之遠也。又攷王符潛夫論曰。

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
 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
 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為定。

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
 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
 氏以為邑名焉。左傳富辰言。邢晉應韓武之穆也。○竹
 傳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
 又曰。寇深矣。是韓在河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
 但云。晉地。○文公十年。晉人伐秦。取少。至溥彼韓城。
 梁始得。今韓城之地。益明戰于韓。非此也。至溥彼韓城。
 燕師所完。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
 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惟王肅
 以梁山為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孫毓
 亦云。今於

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為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貉。鄭以經傳說貉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即貉字鄭志荅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濊貉者。皆在東北。史記貨殖傳。燕東貉。貉朝。鮮真。番之利。漢書武帝紀注。服虔曰。貉。貉。在因於箕末。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於大海。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貉也。為獾狃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水經注。如山。今在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為營而後能為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不弔不祥。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為俗之不祥。家語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



者也。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
 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呂氏春秋。○書載箕子之言。本曰。乃罔畏。畏。弗其考。畏。舊
有。位自余所逮。見五六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
 不學之徒。滿於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
 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憂漢哉。書曰。
 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
 引領於哲王。繫心於考德也。

駟

魯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駟牧之盛。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
 勸學。授方任能。而有駟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

本於田功也。吾未見廐有肥馬。野有餓莩。而能國者也。

實始翦商

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嘗有翦商之事。僖
 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
 基而侈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
 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
 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

玄鳥

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
 宗之雉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
 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

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玄鳥。鳳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懟不踈。苟非太受之人。驟而當天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之問也。升陟伐夏。創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錫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湯武身之也。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矣。

魯頌商頌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

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鄭氏曰。襄公時。季孫

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為

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為下不

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

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為聖人作書。必有驚世

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

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宋史張此最學者之大

病也。

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太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然而泮水之文。則固曰魯侯也。

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太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汲冢周書伊尹

朝獻商書。附於王會解之後。即其例也。

詩序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為刺

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

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

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朱子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

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

交。兩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黜婁之云。自當是幽王。

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

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

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

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

